



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每当唱起这支歌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。

我出生在山东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1987年5月末，天气大旱，本该已到麦子抽穗扬花的季节，可是只有三四颗麦粒的麦穗，竟然没有田间的野草高。看来收成能够麦种就烧高香了，要想吃上白面馒头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于是，我在高中辍学，来到北国边陲小城——鹤岗，当了煤矿工人。

初来乍到，陌生的城市让我不知所措。先是住宿成了问题，职工宿舍已经人满为患。正当我为栖身之地为难时，同一个掌子面的于师傅说：“小子，跟我走吧，我家有个门房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居住还是没问题的。”

“于师傅，我……我只有两块六毛钱……”我吞吞吐吐，因为来时的火车票钱都是向老师借的，来到鹤岗后仅剩这些钱了。

“要啥钱啊，白住。”于师傅冲我慈祥地一笑，领着我去了他家的门房。

我总算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我用两块六毛钱和于师傅借给我的钱，买了被褥和锅碗瓢盆，向于师傅说“感谢”时，于师傅笑了：“傻小子，你烧香找错庙门了……你应该感

## 白露

# 露从今夜白

王同举

夜凉了，露就重了。

晨起，放眼四望，田野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，草尖上也挂满了露珠，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，不禁想起了羊士谔的诗句“红衣落尽暗香残，叶上秋光白露寒”。时令已然到了白露。

白露生清寒，驱散了暑气，也驱散了夏的喧嚣与繁杂。草木纷纷褪去华丽的装扮，以最坦诚的姿态面对季节的更替。白露过后，沉寂与简约逐渐成为大地的主题，秋景致日益明朗起来。

白露时令，日间凉风习习，夜晚清辉满地。诗人们从夏日的浮躁中解脱出来，满怀欣喜地走向户外，登山临水，赏月听风，将心中的感悟付诸笔端，吟唱出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，既有仲殊的“白露收残暑，清风散晚霞”，又有贾岛的“林木含白露，星斗在青天”，还有雍陶的“白露暖秋色，月明清漏中”。秋色渐起，风清气白，月明星朗，怎不令人心生陶醉。

民谚有云“白露到，摘花椒”“白露打枣，秋分卸梨”。白露是收获的季节，田间作物日渐茁壮，各种果子相继成熟。火红的辣椒摘下了，一串串地挂满墙，像是一片耀眼的阳光落在那了，农家小院被映照得亮堂堂的。枣子熟了，孩童们拿了小竹竿，使劲儿敲打枝干，红的，青的枣子纷纷跌落，树下顿时响起一阵阵欢声笑语。菱塘里，菱蓬支起，菱角飘香，一群水乡女子撑船而来，一边采摘菱角，一边唱着小曲，袅袅清音攀上了云端。

古时的白露习俗“收清露”，就是赶在日出之前，将植物叶片上沾染的露水收集起来，静置后待用。清露是天降甘霖，是大自然独特的时令馈赠，能润肤、明目，还可以用来烹茶煮酒。中医认为，秋露味甘性平，有清热解毒、润肺止咳的功效，可为药引，也可用来煎煮药材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百草上秋露，未唏时收取，愈百病，止消渴，令人身轻不饥，肌肉悦泽。”

“要喝茶，秋白露。”茶叶在白露时节进入最佳采摘期。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么娇嫩、不耐泡，也不像夏茶那般干涩、味苦，而是有一种独特的甘醇味道。秋日夜晚，三五好友相聚于一方小院，饮上一杯白露茶，坐对清风明月，听虫鸣唧唧，岂不惬意快哉？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造化的诗意与神奇，都化在滴露清露里。白露为秋而生，秋因白露而灵动，白露渲染的秋色永远是那么迷人，那么令人留恋。

## 话题

# 称谓岂能乱爬辈

王爱玲

昨天有位六十多岁的大姐生气地说：“气煞我了，真是不懂事。”原来，她说是如今一些年轻人，把大娘喊成姐姐，把大爷喊成哥哥。“这简直是胡闹！”

唉，我也常遇到这样的事，真的让人既无奈又生气。还有更可气的，有些年轻人见了父母的同事，小时候还知道喊叔叔阿姨，长大了却变成哥哥姐姐，这是何等的荒谬。这不仅基本的礼貌问题，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亵渎。

我们不能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下去，必须要加强对年轻人的传统文化教育，让他们明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，重拾传统礼仪。家长、学校和社会都应该承担起责任，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观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有序，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传承和发扬。

## 身边的感动

#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

周秋明

谢的是咱们采煤队的张书记，他得知你没有住处，特意安排我给你找房子，帮助你置办生活用品。”

呀！我这才想起来，第一次到采煤队下井前，张书记那饱含温暖而又亲切的话语，“既然来到咱们煤矿，咱们采煤队，大家在一起就是缘分，就是兄弟。我是咱们采煤队的党支部书记，代表党支部，代表采煤队给大家表态，有啥过不去的事找党支部，有困难找党支部，有了什么想法，也来找党支部，给党支部说说心里话……”

我在掌子面采煤的第3年年初的一天，我正在矿图书馆看书，张书记找到了我，“周啊，怎么样？想一辈子只当个普通采煤工？”“我……我想去上学，可是又怕失去工作，再说兜里也没有钱……”这是我的心里话。尽管我这几年工资还不错，除了每月按时寄给老家父母，用来买种子化肥，以及自己日常生活和买一些书籍的费用，兜里还能结余一些。可是我不敢乱花，我想买间房子，做一个真正的鹤岗人。

“想法不错，”张书记笑着望着我，“我发现你爱学习，常常泡在图书馆里。咱们矿像你这样的矿工不多，如果你真的有上大学的



周末去城里逛街，被人塞了一把圆形的塑料扇子，扇面上印着某医院的广告，我却一下子思念起童年的麦秆扇了。

麦秆扇，是用麦秆做的扇子。先将没有瑕疵的麦秆压成扁带状，寸余宽，用针线扎紧，围成一圆圈，大如盆，最后装上一根宽扁的竹柄，再将扇子固定。那时没有空调和电扇，炎热的夏天，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全靠麦秆扇打发。

吃饭，尤其吃面条，天热，身上更热，一会儿就满脸是汗，我却不喜用扇子。要是—手握扇，还怎么大快朵颐呢？我又不是哪吒，有三头六臂。于是，宁可大汗淋漓，也弃用扇子。

这时候，母亲就放下碗筷，对着我的头，轻摇麦秆扇，看着我狼吞虎咽，微笑着说：“不热了吧？慢点吃。”我微微点个头，继续埋头对付碗里美妙的食物。

## 最美夕阳

# 生命中的温泉

戴荣里

家乡临沂汤头有温泉，从小就知道，离我家不过几十里路。大爷理发，走街串巷多，到那里泡过温泉。少时的冬天，乡党洗澡的少。小伙伴们更是很少洗澡，面瓜一样的脸庞，脚后跟上的灰垢，像老树皮，说来没有入相信。

公社建了一个澡堂，各个村落里的人来洗澡，灰垢在水池子里能打脚面，这不是假话。小伙伴们怀念夏天里的时光，一条小河，从西边甩过来，围着小村绕半边，又从东边进入大水库。

发大水的时候，会看见大鱼，小伙伴们摸鱼，那是怎样的光景。冬天缺少澡堂，农家孩子一冬天难能洗一次澡。一个村里的同龄孩子们，冬天里会一起捉虱子，并不忌讳，像阿Q一样捉虱子玩，也是一种乐趣。

现在不洗澡的少见了，虱子几乎绝迹。但我常忆起四五十十年前家乡的情景，每次泡温泉，我都会胡思乱想。

有一次在云南泡温泉，几个池子的温度不一样。云南人泡温泉文明，尽管男女同池，泳衣穿得端正，有几位喜欢泡温泉的先生，专门拉着未洗过温泉的小青年去泡温



要说我们中国人对鸟的偏爱，当属喜鹊无疑了吧？在传统文化中，喜鹊象征吉祥、幸福，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。

当你早晨醒来，听到院子里喜鹊叽叽喳喳地欢叫，心情一下子就会爽快很多。

喜鹊是群居动物，一夫一妻，十分专一。母鹊产卵孵化，公鹊觅食。孵出来的幼鸟，公母喜鹊都会捕虫喂养，非常有责任心。难怪喜鹊还是象征爱情和亲情，牛郎和织女就是在喜鹊帮助下，才能在每年七月七日这天鹊桥相会。

牛郎披着那张神奇的牛皮，用箩筐挑着他那一双儿女，飞上天空，却因为王母娘娘划的那条天河相隔，对岸的织女只能隔河相望。多情、善良的喜鹊一起飞向天空，在

想法，我代表矿党委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“啊！谢谢张书记。”我感动得差点流下来眼泪。

“不要谢我，你应该感谢党，这是我们矿党委研究决定的，对你们这些爱学习的基层矿工助一臂之力。不过……能不能去上大学还要看你自己了。你抓紧时间复习功课，参加今年的高考，考上了你就去，考不上咱们矿党委也无能为力。”

就这样，我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复习之中。张书记还经常让他那大学毕业的儿子给我辅导功课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在当年夏季高考中，我竟然考上了哈师大。

我要去省城上大学了，张书记和几位掌子面同事送我到火车站。张书记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周啊，到了学校好好学，为咱们煤矿工人争口气……咱们煤矿每月给你开基本工资，每年的学费和每月的生活费，我会安排财务科人员给你汇过去……”

就这样，靠着煤矿给我的生活费和学费，我在大学顺利地完成了4年学业。回到煤矿，分配在机关工作。

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作为一名矿工，在党组织关怀下，成为一名大学毕业

## 旧时光

# 母亲做的麦秆扇

陈国凡

等我吃完，母亲碗里的饭菜已凉了，母亲依旧吃得很欢。我那时不懂事，只想着快点吃完，好去找伙伴们出去玩。吃完了一抹嘴巴，碗筷朝桌上一摆，便飞身而出。

等我玩累了回到家里，全身汗沔沔的，“扇子呢？扇子在哪里？”我边喊边满屋寻找。母亲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，拿扇在手，使劲为我扇风。或许嫌风不够大，我夺过扇子，拼命摇，摇得扇子快要折了。有几把麦秆扇，就是这样被我折磨死的。

那时家穷，合计着过日子，自己能做的物件，尽量不花钱去买。家里种麦子，面粉不用买，麦秆当柴火烧，还可以做麦秆扇。母亲心灵手巧，会纳鞋底，会裁缝，做麦秆扇自然不在话下。

母亲用麦秆编成花鸟树鱼，再用绣线串在一起，做成一把串扇。母亲还会做团扇、贴扇、平扇，美观又实用。因为看了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我硬要母亲给我做一把芭蕉扇，不然就不去上学，二姐都为这事生气了。

没想到，第二天晚上，母亲像变戏法似

生，还光荣地入了党。我要像组织关心我一样，关心矿工。这么多年中，多个单位以高薪、高职位、高福利要我去工作，一想到是矿上的党组织给了我今天，把我从一个懵懂的青年矿工培养成煤矿干部，我不能忘本。即使我在煤矿退休后，我还要为我们的煤矿歌唱：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

■粤梅 摄影



## 邻居

的，给了我两把扇子，一把大如锅，一把小如碗。更绝的是，它们状如芭蕉叶，真的是芭蕉扇哎。“芭蕉扇不是会变大变小吗？这下你总该满意了。”二姐用鼻子哼哼道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几乎一夜没合眼，给我赶制了这两把麦秆芭蕉扇。

多少个夏夜，人人酷热难眠，被蚊虫叮咬得无法入睡。我却睡得香甜，那是因为母亲在我身边，轻轻摇着麦秆扇……

那时的乡村，人们在夏季喜欢扎堆吃饭聊天，黑压压的一片。午后或晚饭后，树荫或屋檐下，人人一把麦秆扇，边说边摇，远看像海风卷起的波浪，一天的话题，就在扇起的阵阵凉风里捡拾起来，最终又飘散了。

童年的夏天，都是在麦秆扇的轻摇中慢慢度过的。因为有了麦秆扇，夏季清凉而美好。

不知何时起，家家户户都有了电扇，后来有了空调，麦秆扇隐没在了时光的长河里，渐渐地被遗忘了。我却在夏季里常常想起它，小小的麦秆扇，深藏着浓浓的乡情和厚厚的母爱啊。

■汤青 摄影



边就是翻着浪花的海水。来泡澡的男人们，兴奋的眼神投向大海，全身赤裸裸地感受满池的滚烫。海风吹着头发，从池子里拔出身子，竟也觉不出透心的凉，就像别人温柔地拍打你一样。

我一连几天在这海旁边边享受惬意，竟然不会感冒。那头发，一直是被海风吹拂的呀。我很奇怪，在这种悖谬的意境里，竟能保持天然的平衡，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。

一个陌生的男子，裸着全身，看不出他们的身份，只能从身体的胖瘦高矮大约感受他们的健康状况。这地方的游客，知道与自然的相处之道，不着一丝衣衫，把身体交给温泉，尽情地享受滚烫和海风，所有的人都放弃了戒心。

我老了，期待温泉的热水为自己助力。在寒冷的冬天，去海边泡泡温泉吧。那来自地下的活力，能让你感受到自然的雄浑。

■李海波 摄影

# 生活文化周末3

大学几年，教我的老师很多，有的在记忆里渐已模糊，但对朱声琦老师的印象仍是那样的清晰。

他教古代汉语中的音韵学，这是一门将近灭绝的学科，朱老师称它为“绝学”。他曾极严肃地说，全国研究声部音韵学的只有5个人，他是其中之一。

朱老师是正教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全国师范学院开这门课的只有两家。他是南师大国学大师徐复的关门弟子，能得到朱老师亲自教导，我是幸运的。

那时他已近60岁，矮胖，头发稀疏，红光满面，声音高亢清越。他是扬州人，说话爱拖尾音，有时像歌的悠扬婉转，很动听。对学生要求比中学老师还要严，上他的课，绝不能做别的事。

有一次，他正讲得好好的，突然声色俱厉，本来就高的声音又提了八度，“哎哎，你那位同学怎么回事？把头低着做什么？你先站起来！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回去睡觉，你要是不想学，就别来！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一点都不懂事！我在上课，你怎么可以低着头？这叫什么话哟！”

我们回头一看，是我的室友。昨夜他家里有事，很晚才回来。他的脸红一阵，白一阵，恨无地可钻。可朱老师似不要休，又批了几句，室友的头更低了。从此，我们再不敢丝毫大意。

这样的情景在大学里是少见的，很多大学老师只顾自己讲，哪里会管学生的状态？

还有一次，一位女同学迟到了，喊了两声“报告”，他不理，硬让人家在外面站了两分钟。然后，他说了一句：“我上课要是迟1分钟，我会自罚，面壁站着。”

说真的，朱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年的课，每周两节，至少80节，从来没有迟到过1秒钟。每次都是提前来，在教室里走走，问问同学的情况，或是回答提问。而每次下课，他并不忙着走开，总是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再讲讲。

他上课很严厉，课下却很和蔼，笑声爽朗，没有丝毫的顾忌。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脚步坚实，身上融合了严厉和慈爱。

他对古音韵学和文言语法有着精深的研究，在古音学、语法学、汉语史等领域，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，许多研究是突破性的，填补了很多空白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伯峻先生，曾致函热情赞誉道：“吾道不孤，后继有人；衷心欣慰，自不待言。”

朱老师比较自负，在他的眼里，中学文言文的一些注释是错误的。他给我们举出实例，旁征博引，论证严密，大家都被深深地折服。

他对泰斗级的王力先生也颇有微词，他推翻了王力先生的一些理论，也发展了王力先生的一些观点。如“是”这个字，王力先生考证是在两晋时出现的，而朱老师通过大量的实例证明，是在春秋时期出现。据说，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过不小的“地震”。王力的佐证不多，朱先生的例证放在了我们眼前。

朱老师上课从不看材料，他娓娓道来，举证翔实；他条分缕析，皆极为精确；他信手拈来，又妙趣横生。文言语法常是枯燥的，朱老师却讲得动情忘情，课堂春风四起，活力无边。

在古音韵学上，他称赞的人只有3个：他的老师徐复、清朝的钱大昕和段玉裁，其他的人似乎都在他之下。我对其他人的学识不太了解，但同朱老师对人对己的严格要求，以及对学生的那一片爱心相比，很多的大学老师的确在他之下。

古音韵学是艰深的，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，而在后来的文言教学中，有了很大的用处。我真的受益很多，对朱老师充满着感念。
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我毕业后的第2年，他突然患病去世了。刚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怎么也不能相信。怎么会突然走了呢？是太用心了，太劳累了。

他白的发和红的颜还在眼前，他那抑扬顿挫的扬州话还在耳边，曾被拍过的肩还留有他的余温，几个月后，却再也不能相见？

我站在他的遗像前，默想着他生前的点点滴滴。

朱老师离开我很多年了，但他永久地留在我的生命里。

## 邻居

# 村庄春雨后

王正合

鲁西南有个村庄，叫王庄。村子不大，总共才二百多口人，况且一部分人在外地打工，一部分人搬家到了县城里，再加上不回来吃饭睡觉的在校学生，常在村里的只不过七十几人。

一场春雨，这个村庄更清爽了，空气更清新了，地里的麦苗发疯似的长，农人们喜上眉梢。可是，雨晴后的温暖，也便宜了爱吃庄稼的虫子们。勤快的婆子媳妇们不乐意了，商量着打药灭虫。

这天，老王的媳妇去庄稼药铺买了农药，回家去邻居老张家借来喷雾桶，灌满水，倒进药，让老王背着下地打药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坏了，老王刚把左边背带搭在肩上，不料背带的挂钩崩断了。

老王是个不着调的人，肯发脾气，本来就有点不高兴，媳妇催着去打药，又无可奈何。一气之下，老王随口道：“裂熊！不干了。”气急败坏地把药桶往地上一放，回屋去了。

老王媳妇看看背带，再看看老王，心想，自己不会修，再借别的邻居家的药桶吧。自己背不动药桶，不能打药，老王又在气头上，算了吧，不打就不打。可是这桶药倒掉不是浪费了吗？干脆连桶带药水一起还给老张家。

说来也巧，老张家正准备下午打药，这桶药也就用上了。话说第二天一早，老王媳妇正准备做饭，忽听有人敲门。她丢下手里的活去开门，只见张家妹子一手提着药桶，一手提着塑料袋，笑嘻嘻地站在大门口，“大嫂，我让老张把背带修好了，恁的那桶药也打在俺地里了。这不，我买的药也没用完，正好够恁地里用的。”

老王媳妇听了，顿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说“那忒好了，忒好了”忙着让张家妹子到家里坐坐，张家妹子说：“不用了大嫂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哩。”老王媳妇把这事给老王说了一遍，老王听后也是心里热乎乎的。吃完了饭，二话没说，背起药桶就下地了。

仲春的风吹在老王的脸上，更吹散了老王心里的火气。他昂起头，步子比从前更大、更带劲了。

## 教师节

熊代厚

# 从未迟到一秒钟的教授